瀠京雜詠

出口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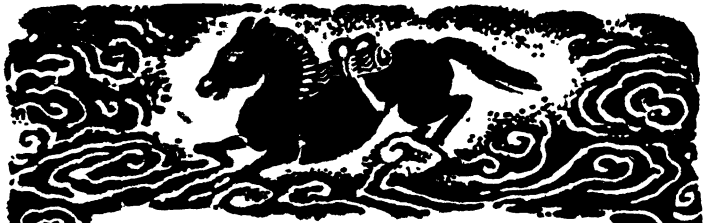
西陲聞見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欒京雜詠

楊允孚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灤京雜詠上

元吉水楊允孚

北顧宮庭暑氣清。神堯聖禹繼昇平。今朝建德門前馬。千里灤京第一程。此以下多述途中之景。行幸上京。車駕避暑也。

納寶盤營象輦來。畫簾氈暖九重開。大臣奏罷行程記。萬歲聲傳龍虎臺。龍虎臺。納寶地名。凡車駕駐蹕之所。謂之納寶。又名納鉢。

宮車次第起昌平。燭炬千龍列火城。纔入居庸三四里。珠簾高揭聽啼鶯。

營盤風軟淨無沙。乳餅羊酥當啜茶。底事燕支山下女。生平馬上慣琵琶。

羽獵山陰射白狼。太平天子狩封疆。峯巒頻轉丹樓穩。輦輅初停白晝長。

居庸千古翠屏環。飛騎將軍駐兩關。南口北口。萬里車書來上國。太平弓矢護青山。

穹崖幻出梵王宮。雙塔中間一徑通。四月雨餘山更碧。六龍行處日初紅。至正年間。始營雙塔。宮闕巍峨。直通絕嶺。

翎赤王侯部落多。香風簇簇錦盤陀。燕姬翠袖顏如玉。自按轅條駕駱駝。轅條。車前橫木。按之則輕重前後適均。

仙峽琴鳴水木多。別離見月柰愁何。題名石壁遼金字。宿雨殘風半滅磨。彈琴峽也。

狼山山下曉風酸。掩面佳人半怯寒。倚戶殷勤喚嘗粥。正宜倦客宿征鞍。俗賣豆粥。

榆林御苑柳絲絲。昨夜宮車又黑圍。宿衛一時金帳卷。鎗竿珍重白雲飛。此處有御苑。黑圍。地名。大駕經由之所。俗云龍上槍竿。是以御駕不由

此處。

斷隄遺址古長城。一逕中分萬柳青。年少每炊春酒美。詩人偏厭綺羅腥。

汲井佳人意若何。轆轤渾似挽天河。我來濯足分餘滴。不及新豐酒較多。此地墽水故也。

莫道槍竿危復危。有人家住白雲西。兒童采棘巔崖去。杜宇傷春盡日啼。

李老谷前山石攫。何年此上遂民居。老龍若作三更雨。頃刻茆簷數尺餘。

馬上重看尖帽山。山頭無數白雲閒。漢家天子眞龍種。坏土長陵爲設關。迺葬后妃之所。設衛卒焉。

北去雲州去路賒。馬駝殘夢憶京華。寒風淅瀝山無數。樹影參差月未斜。

萬古龍門鎭兩京。懸崖飛瀑一般淸。天連翠壁千尋險。路繞寒流百折橫。

塞北凝陰無子規。曉看山色不勝奇。堅冰怪石澗邊路。殘月疎星馬上詩。

東京亭下水溶溶。勅賜遊船兩兩紅。回紇舞時杯在手。玉奴歸去馬嘶風。

南國鄉音漸漸稀。朔風吹雪上征衣。邊鴻飛過桓州去。更向窮陰何處歸。

窩名檐子果何如。野草黃雲入畫圖。弧矢縱懸仍覓侶。塞前番語笑人迂。

驅車偏嶺客南還。始見胡姬笑整鬟。誰信片雲三十里。寒暄只隔此重山。過人到偏頭之北。面不可洗、頭不可梳。冷極故也。過此始有暖意。

素非高嶺。寒暄止隔于此。良可怪也歟。

李陵臺畔野雲低。月白風清狼夜啼。健卒五千歸未得。至今芳草綠萋萋。此地去上京百里許。

鴛鴦陂上是行宮。又喜臨歧象駁通。芳草撩人香撲面。白翎隨馬叫晴空。由黑圍至此。始合轍焉。即察罕腦兒。白翎。草地所產。

夜宿氈房月滿衣。晨餐乳粥椀生肥。憑君莫笑穹廬矮。男是公侯女是妃。

歡喜坡邊望禁城。鸞翔鳳翥卿雲清。舉杯一吸灤陽酒。消盡南來百感情。此以下敘灤京之景。及聖駕往還典故之大槩。

鐵番竿下草如茵。淡淡東風六月春。高柳豈堪供過客。好花留待蹋青人。即斡耳朵。踏青人。指宮人也。

先帝妃嬪火失房。前期承旨達灤陽。車如流水毛牛捷。鞾縷黃金白馬良。毛牛。其毛垂地。火失氈房。乃累朝后妃之宮車也。

聖祖初臨建國城。風飛雷動蟄龍驚。月生滄海千山白。日出扶桑萬國明。居之。奉白宥通。上京大山。舊傳有龍

北闕東風昨夜回。今朝瑞氣集蓬萊。日光未透香煙起。御道聲聲駝鼓來。謂駱駝鼓也。

撒道黃塵輦輅過。香焚萬室格天歌。兩行排列金錢豹。欽察將軍上馬駝。

又是宮車入御天。麗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稱賀天顏喜。壽酒諸王次第傳。千官至御天門。俱下馬徒行。獨至尊騎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導。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樣。至玉階乃止。內門曰御天之門。

九奏鈞天樂漸收。五雲樓閣翠如流。宮中又放灤河走。相國家奴第一籌。灤河至上京二百里。走者名貴赤。黎明放自灤河。至御前。已初中刻者上賞。

得寵親王馬上回。朱門繡闥一時開。淋漓未了金釵宴。中使傳宣御酒來。

大安閣下晚風收海月團團照上頭誰道人間三伏節水晶宮裏十分秋大安閣上京大內也別有水晶殿

四傑君前拜不名輪番內直浹辰更蓬萊山下羣仙集得似王孫世祿榮四傑卽四怯薛也或稱也可怯薛者卽大怯薛之稱是之謂不名

當三周凡所以浹辰一更者也

北極修門不暫開兩行宮柳護蒼苔有時金鎖因何掣聖駕稜毛殿裏回稜毛殿在大斡耳朵

曙色蒼茫閶闔開相君有奏入蓬萊須臾雲擁千官出又帶天邊好雨來

結綵爲樓不用扃角聲扶上日初明龍駒河北王來覲直入金門下馬行

相國門前柳未花不多嫩綠便藏鴉東風吹得濃陰合散入都城百萬家

千官萬騎到山椒箇箇金鞍雉尾高下馬一齊催入宴玉闌干外換宮袍每年六月三日詐馬筵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飾馬入宴

錦衣行處狻猊褥詐馬筵前虎豹良特勅雲和罷絃管君王有意聽堯韶詐馬筵開盛陳奇獸宴享既具禮撤必一二大臣稱吉思皇帝禮撤

于是而後禮有文飲有節矣雲和署隸伎鳳司樂掌天下樂工

儀鳳伶官樂既成仙風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獨喜簫韶奏太平儀鳳司天下樂工隸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

麗日初明瑞氣開千官錫宴集蓬萊黃門控馬天街立丞相簪花御苑回

聿來新貢又殊方重譯寧誇自越裳馴象明珠龜九尾皇王不寶壽無疆萬歲山有九尾龜

嘉魚貢自黑龍江西域蒲萄酒更良南土至奇誇鳳髓北陲異品是黃羊黑龍江卽哈八都魚也鳳髓茶名黃羊北方所產御膳用

太平天子重文曹閣建奎章選俊髦一自六龍天上去至今黃帕御牀高。昔文宗建奎章閣於大內。年深洒掃。睹御榻之巍然。感而賦此。

內人調膳侍君王玉仗平明出建章宰輔乍臨閶闔表小臣傳旨賜羊湯。御廚常膳。有曰小廚房。曰大廚房。小廚房。則內人八珍之奉是也。大廚房。則宣徽所掌湯羊是也。由內及外。外膳既畢。羣臣始入奏事。每湯羊一膳。其數十六。餐侍必賜左右大臣。日以爲常。予嘗職此。故悉其詳。

曲曲闌干兒鹿馴雨肥綠草度青春主來不避韓盧獵慣識金衣內貴人。

銀蹄天馬衣氈氍肉食尋常斗酒俱可惜東遊巡海者不教騎看試何如。

仙娥隱約上簾鉤笑倚欄干出殿頭鸚鵡臨階呼萬歲白翎深院度清秋。

宮人兩兩凭闌干又喜新除內監寬金線蹙花韝樣小免教羅襪步輕寒。

淡墨輕黃淺畫眉小絨縱子翠羅衣君王又幸西宮去齊向花陰鬬草歸。

灤京雜詠下

香車七寶固姑袍。旋摘修翎付女曹。別院笙歌承宴早。御園花簇小金桃。凡車中戴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許。拔付女侍手持。對坐車中。雖后妃取象亦然。

窈窕仙姝出禁闈。小西門外綠楊隄。五陵公子多豪縱。緩勒驕驄不敢嘶。

鳳樓春暖翠重重。內禁門開曉日紅。寶馬香車金錯節。太平公主幸離宮。

侯王甲第五雲堆。秦虢夫人夜宴開。馬上琵琶仍按拍。眞珠皮帽女郎回。

湯羊內膳日差排。紅帖呼名到玉階。底事金吾呵不住。腰間懸得象牙牌。

東城無樹起西風。百折河流遶塞通。河上驅車應昌府。月明偏照魯王宮。

宮妓平明直禁闈。瑤階上馬月明歸。宮花飛落春衫袖。辛苦桑麻入夢稀。

內宴重開馬湩澆。嚴程有旨出丹霄。羽林衞士桓桓集。太僕龍車款款調。馬湩。馬妳子也。每年八月開。馬妳奏起程。太僕寺。掌馬者。子宴。始

鸞輿八月政高翔。玉勒雕鞍萬騎忙。天上龍歸纔帶雨。城頭夜午又經霜。每年駕起。其夕卽霜。異哉。

南坡暖翠接南屏。雲散風輕弄午晴。寄語行人停去馬。六龍飛上計歸程。南坡。乃納實地也。故遊人罕至焉。

月出王孫獵兎忙。玉驄拾矢戲沙場。皮囊乳酒鑼鍋肉。奴視山陰對角羊。橋綠羊。或四角六角者。謂之迭角羊。迭義未詳。以其角之相對。故曰。

對角。毛角雖奇。香味稍別。故不升之鼎俎。于以見天朝之玉食。有等差也。良馬驟馳。拾墮箭。西番種類不一。每卽殊禮。燕享大會則設止雨壇于殿隅。時因所見。以發一哂。

雍容環珮肅千官。空設番僧止雨壇。自是半晴天氣好。螺聲吹起宿雲寒。

正元紫禁肅朝儀。御榻中間寶帕提。玉母壽詞歌未徹。雪花片片彩雲低。此以下。多敘一年之景。幷雜詠之物。

元夕華燈帶雪看。佳人翠袖自禁寒。生平不作蠶桑計。只解青驄鞴繡鞍。

試數窗間九九圖。餘寒消盡暖回初。梅花點遍無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冬至後。貼梅花一枝于窗間。佳人曉妝。日以臙脂圈一圈。八十一圈。

脫圈窈窕意如何。羅綺香風漾綠波。信是唐宮行樂處。水邊三月麗人多。上巳日。燕京士女。競作繡圈。臨水棄之。卽修禊之義也。

蒲萄萬斛壓香醪。華屋神仙意氣豪。酬節涼糕猶未品。內家先散小絨條。重午節也。

百戲遊城又及時。西方佛子閱宏規。綵雲隱隱旌旗過。翠閣深深玉笛吹。每年六月望日。帝師以百戲入內。從西華入。然後登城設宴。謂之遊皇城是也。

紫菊花開香滿衣。地椒生處乳羊肥。氈房納石茶添火。有女裹裳拾糞歸。紫菊花。惟燕京有之。名公多見題品。地椒草。牛羊食之。其肉香肥。納石。韃靼茶。

爲愛琵琶調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涼州曲。彈出天鵝避海青。海青擊天鵝。新聲也。

海紅不似花紅好杏子何如巴欖良更說高麗生菜美總輸山後蕨孤香海紅花紅巴欖仁皆果名高麗人以生菜裹飯食之尖山產蕨孤

四月東風漸漸和流波細細出官河詩人策馬紅橋過御柳今朝絲較多

偶因試馬小盤桓明德門前御道寬樓下綠楊樓上酒年年萬國會衣冠明德門午門也

怪得家童笑語回門前驚見事奇哉老翁攜鼠街頭賣碧眼黃髯騎象來黃鼠灤京奇品

一曲琵琶可奈河昭君青冢恨消磨可憐西地黃雲起不似連天芳草多

翠樓紫閣盡崔巍花落花開不用催最是多情天上月照人西去又東來

承恩留守是何王錦帳成圍促宴忙卻怪西風渾不顧一般吹送滿頭霜

不須白粲備晨炊乳酪羊酥塞北奇泥土炕牀銀甕酒佳人椎髻語侏離

東風亦肯到天涯燕子飛來相國家若較內園紅芍藥洛陽輸卻牡丹花內園芍藥迷望亭亭直上數尺許花大如斗揚州芍藥稱第一終不及上京也

賣酒人家隔巷深紅橋正在綠楊陰佳人停繡憑欄立公子簪花倚馬吟

白白氈房撒萬星名王酬宴惜娉婷李陵臺北連天草直到開平縣裏青

東風吹暖柳如煙寄語行人緩著鞭燕舞巧防雅鶻落馬嘶驚起駱駝眠

時雨初肥芍藥苗脆甘味壓酒腸消揚州簾卷東風裏曾惜名花第一嬌草地芍藥初生軟美居人多采食之

霜寒塞月青山瘦。草實平坡黃鼠肥。欲問前朝開宴處。白頭宮使往還稀。文宗嘗開宴于南坡，故云。

雖然玉宇桂無花。秋比江南分外佳。絃管畫樓人散去。舍郎攜妓勸嘗瓜。俗以月下送瓜果往還，上京不產桂花。

御饌官廚不較餘。金門掌膳意勤如。更分光祿瓶中酒。爛醉歸時月上初。凡御膳及民間者，謂之貢餘，光祿寺掌御酒。

別却郎君可柰何。教坊有令趣興和。當時不信鄭亭怨。始覺鄭亭怨轉多。興和署，酒教坊司屬，掌天下優人。

窈窕誰家女未笄。日高停繡出簾帷。背人笑指青霄上。認得宮庭白鴿飛。

百事闌心有許忙。秋風掠鬢邊涼。曉來爲憶西山雨。怕看行人歸故鄉。

灤京九月雪花飛。香壓黃囊與夢違。鴈字不來家萬里。狐裘旋買換征衣。

雪深連月與簷齊。誰把新吟向客題。一字成時筆如鐵。不如載酒晝樓西。

出塞書生瘦馬騎。野雲片片故相隨。凍生耳鼻雪堪理。冷入肝腸酒強支。凡凍耳鼻，即以雪揉之方回，近火則脫。

蒙茸貂帽豁雙眸。欲識渠儂語謾求。土屋人人愁出戶。書生日日懶梳頭。

與客飛觴夜討論。夢回猶自酒微醺。一天星斗三更月。白雪飛花何處雲。

宮監何年百念銷。冠簪驚見髻蕭蕭。挑燈細說前朝事。客子朱顏一夕凋。

買得香粳鐵不如。玻瓈椀裏凍潛蘇。書生半醉思南土。一曲鐙前唱鷓鴣。粳子受凍，其堅如鐵，以井水浸之，則味回可食。

始我來京一布衣。故人曾見未生時。等閒只作江南別。官有清名卷有詩。

我憶江山好夢稀。江山於我故多違。離愁萬斛無人管。載得殘詩馬上歸。
強飲驅愁酒一巵。解鞍閑看古祠碑。居庸千載興亡事。惟有天中月色知。
塞邊羝牧長兒孫。水草全枯乳酪存。不識江南有阡陌。一犂煙雨自黃昏。
急管繁絃別畫樓。一杯還遞一杯愁。洛中惆悵二千里。塞上淒涼月半鉤。
帝里風光入夢頻。鳳城金闕一般春。故鄉不是無秋雨。聽過匡廬始愴神。
試將往事記從頭。老鬢征衫總是愁。天上人間今又昔。灤河珍重水長流。
玉京慣識別離人。勒馬雲關隔世塵。不比江南花事早。家家兒女解傷春。

後跋

世所貴於能言者。非以其能自爲言也。宵壤之大古今之異。生物之情態。殆萬變而無窮。能者言之。如水之鑑物。燭之取影。如傳神寫照。短長肥瘦。老壯勇怯。其神情意度。邪正醜好。或得之一覽之間。或索諸冥搜之表。要各有以極其趣而後已焉。夫豈有窮乎哉。百年以來。海宇混一。往所謂勒燕然封狼居胥。以爲曠世希有之遇者。單車掉臂。若在庭戶。其疆宇所至。盡日之所出。與日之所沒。可謂盛哉。楊君以布衣從當世賢士大夫遊。襆被出門。歲走萬里。耳目所及。窮西北之勝。具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異俗之瑰怪。朝廷禮樂之偉麗。與凡奇節詭行之可警世厲俗者。尤喜以詠歌記之。使人誦之。雖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齊魯歷燕趙。以出於陰山之陰。蹄林之北。身履而目擊。眞予所謂能言者乎。予索居閒鄉。聞見甚狹。間獨竊愛中臺馬公祖常。奎章虞公集。翰林柳公貫。時能以雄辭妙筆寫其一二。今得楊君是集。又爲增益所未見。俯仰今昔。又一時矣。君其尚有可言者乎。而君固已杜門裹足。歸老故山。方日與田夫野叟相爾汝。求以自狎。兵燹所過。莽爲丘墟。回視曩遊。跬步千里。吾知君頹簷敗壁之下。滌瓦榼、倒鄰釀、取舊編與知己者時一諷詠。未必不爲之慨然以永歎。悠然而遐思。歲在窒困子敦。里諸生羅大已敬書於其集之末云。

灤京雜詠百首。元楊允孚所賦。讀之。當時事宛然如見。亦可爲善賦者矣。楊文貞家有錄本。璟嘗借錄於表叔司務公。錄時草草。此本則舍弟璋爲予重錄者。允孚字和吉。出吉水溪塘。蓋文貞公故族云。

成化十三年丁酉春三月望。羅璟志。

辛卯秋八月。鉏園手錄於周氏榮古堂。

乾隆己丑十二月廿一日。阻風虞山閱市購此。

灤京雜詠通百有八首。羅璟跋云百首。舉成數耳。秀埜草堂選元詩。遂乃刪去八首。以符其數。舉世遂不見其全。中如故鄉不是無秋雨。聽過匡廬始愴神。及不比江南花事早。家家兒女解傷春諸作。在卷中尤極風韻。輒置不錄。不知操選之意何在也。亟爲刊定。以還舊觀。

嘉慶十年十一月十八日。通介叟鮑廷博識。

出口程記

李調元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出口程記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四月初三日酉刻接制軍檄委熱審熱河所屬之承德府七州縣本年秋讞即襆被於初四明黎明自通州啓行竊惟熱河旗民交處地方遼闊周環二千五百餘里向未設有州縣惟置理事同知通判管轄乾隆四十三年奉旨改六廳爲六州縣改熱河同知爲承德府知府以統之其六廳一曰喀喇河屯今改灤平縣一曰八溝今改平泉州一曰塔子溝今改建昌縣一曰三座塔今改朝陽縣一曰烏蘭哈達今改赤峯縣一曰四旗廳即土城子今改豐寧縣向例各道秋讞俱解省審勘熱河所屬以途遠解囚爲難每年由臬司詳請隣近口北道親詣各州縣審錄已委永觀察保以避嫌委霸昌祥觀察弼又以護送兵差改委通永道代之秋審大典覆勘者所以愼重民命恐有冤抑而六州縣山川風俗向所未經非因公不易至其地用是夙夜匪懈不遑安息秋讞之餘所有道里風土隨日記載亦觀俗之一端也以在古北口外故曰出口程記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雨村記

出口程記

清　綿州李調元雨村撰

辛丑四月四日自通州發五十里渡白河至順義縣食縣古范陽地二十里至牛欄山宿元聖宮宮向稱華整先大夫爲北路廳同知署密雲縣時余來往省親所宿之地今不戒於火廟棟摧殘而花木尙如故也得詩一首云寺當火後花仍放山入春來草自榮惟有大椿枯臥後更無消息望重生

初五日二十里至螺山三十里至密雲縣食密雲古檀州地卽漢魏之烏桓明爲重鎭設提督軍門駐之城東八蜡廟有戚繼光燕山紀功碑形如八卦侍郎王道昆撰文東潮河西白河二水來會潮河源出口外與州白河由土城之西發源是日縣令李崧湖南舉人偕前令呂奎曜四川人候送於此爲言密雲城爲予先大夫監築崇墉仡如而遺民半非矣爲之潸然二十里至穆家峪向在銓部與同司文選員外鐵治亭主事景李門宿此作詩余有數家臨水住一鳥下溪行之句二十里至九松山山多松故名山下有廟頗整潔可憩壁上有崔大司寇應堵詩因和其韻橋南小寺偶停蹤嘯傲居然膝可容人愛綠陰眠一柳天將靑色染諸峯百年不老堵前石萬里長思屋後松莫道遺民半非舊癭僧雖老尙能筇二十里至石匣宿石匣以城北有石如匣故名古金溝館也

初六日二十里至南澗河山溪逼狹亂石峭倚似棧道中行十里至南天門北望邊牆繚繞峯巓南對諸

山。皆如培塿。十里至古北口。食萬山巉巉。中通一線。形勝甲天下。提督軍門駐此。重鎮也。按昌平山水記。古北口水淺則絕潮河。水大則紆迴從山頂行。故石匣至古北口。計程爲六十里也。宋沈括言。自金溝館東北行。乍原乍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灤水。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時道出其西。故云然。其曰灤水。卽今之潮河也。古北口城。在山上。周四里二百一十步。三門。洪武十一年立守禦千戶所。三十年改密雲後衞。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其後以參將一人守之。唐書。檀州燕樂縣有東軍。古北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眞河。奚王牙帳也。金史。古北口。國言曰留斡嶺。元史。古北口千戶所。於檀州北面東口置司。唐莊宗之取幽州也。遣劉光濬克古北口。遼太祖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金之滅遼。希尹大破遼兵于古北口。其取燕京也。蒲苴敗宋兵於古北口。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勢屯古北口。撤敦追上都兵于古北口。禿堅帖木兒之入也。太子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嘉靖中。俺答之犯京師也。入古北口。出古北口。故中居庸山海而制其隘塞者。古北、喜峯二口焉。城北門外有楊業祠。業以雍熙中爲雲州觀察使。契丹陷寰州。遇於雁門北陳家谷。力戰不支。被擒。不食三日死。忠矣。然雁門之北口。非古北口也。祠於斯者。誤也。朱竹垞云。按古北口亦名虎北口。而太原汾水之北。亦有虎北口。通鑑。石晉天福元年。契丹主至晉陽。陳于汾北之虎北口。開運二年。趙延壽部曲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是太原之虎北口也。王沂公上契丹事云。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舖。設弓連繩。本范陽防阨契丹之所。最爲隘束。出口度得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

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考欒城集蘇轍古北口詩。有魂歸故國烏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邊句。又塞北小鈔云。古北口僧寺。刻宋蕘文定轍古北口道中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與州東谷鳳州西。宋史。元祐間。轍嘗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此蓋奉使時所題也。四十里至兩間房。偶憩觀音菴。題詩於壁云。關門初出客程兼。四月垂楊綠漸添。瀑布雨餘穿石罅。邊牆雲裏走峯尖。兩間房小何妨憩。一盞茶粗已覺甜。農事正忙僧未返。佛龕拋卻破楞嚴。三十里至青石梁。凡口外呼嶺。皆曰梁。沿巖詰曲。大石垂巔。歷十餘盤。始臻絕頂。山下卽馬圈子。十里至長山峪宿。兩山多樹。是日聞有虎食驢事。爲之戒心。

初七日。二十里至三道梁。二十里至王家營。食。自古北口外。皆新設灤平縣所管之地。十二里至鬼子峪。十八里至灤平縣宿。縣舊名喀喇河屯。譯漢言、灤水平處也。縣令瑚嵩額。旗人。由易州通判調任。灤水發源於千里外之弓家烏。經多倫諾爾。流入灤州。以歸於海。諸峯至此稍平坦矣。形勝清秀。宛然縣治。沿河楊柳。依依向人。是日始見燕子。桃花初開。

初八日。十里過雙塔山。石筍對峙。高三丈餘。卓立山頂。天生二浮圖也。十里至三岔口。十里至廣仁嶺。十里至承德府。卽熱河也。皇上每年巡幸木蘭所駐蹕之地。遙望山莊園林。祥雲葱鬱。是日食府署。太守名當保。予故人也。劇談久之。送至河干別去。過熱河。望磬椎山。上豐下銳。石形如之。故名。東行二十里至平

台子寺。後有夾牆山。壁立天半如屏風。中二層可通人行。故名。內有鴿子洞。深廣丈餘。聞野鴿常數千百巢於此。五里度紅石喇梁。坡陀宛轉。直入雲中。回望古北口衆山。都如土簣。嶺上有關帝廟。廟中古松一株。虬蟠陰森。甚可愛。爲坐其下。久之。廊間有碑文甚俚。云此去永平府遷安縣之喜峯口。不過百餘里。便可進口。下嶺五里。望見天橋山。形如橫琴。亘長數十丈。中空露天。宛然虹梁也。三十里至黃土梁。宿。是日桃李雜花。開遍山谷。聞讀書聲。出蘆簾泥壁間。琅琅可聽。按四十三年於新設州縣添學額各四名。府學六名。前經立學而口外編氓。已臻臻向化。不負聖天子作育至意如此。益見我朝文教之遠也。是日得詩二首。度紅石磡梁云。廛廛一嶺亘虹霓。回望南天疊嶂西。日落行人千蟻上。雲開立馬萬峯低。薄裘不禁風聲刮。村屋多疑雨色迷。記得去年梅嶺路。依稀只少鷓鴣啼。黃土梁云。翠巘迎人路百灣。一重山矮一重山。漫言春已堂堂去。開遍桃花四月間。

初九日。三十里西柳溝。食。是日寒甚。得詩一首云。水細不成河。山遙漸作坡。民居依樹密。驛路傍溝多。魯酒甘如醴。居民多山東人流寓。吳棉薄似羅。喜聞聖化遠。到處有弦歌。三十里東柳溝。題金氏館詩云。松蘿一逕下遙岑。雲外幽居愜素心。瓦雀晴翻窗外影。隴牛午臥樹中陰。麥因雪凍芽方茁。柳爲風搜葉未深。一椀茶甘留舌本。新詩寫就自開吟。三十五里至鳳凰山。二十五里平泉州。宿。平泉書院。州舊名巴溝。兩山退分。翠嶂東橫。上通錦州。下通喜峯口。街長十六里。瓦屋鱗次。商賈輻輳。人煙稠密。口外最繁華處也。

初十日。平泉州。接署中包封批回。始發。自過熱河。皆由東行。至此始轉而之北。三十里大廟。食。二十里楊

樹梁。始見蒙古營。名三十家子。門牆各以小旗標之。旗上有蒙古字。爲嗎彌杆。以奉佛法甚謹。故家家有之。家子云者。如部落之稱。四十里至北宮宿。自平泉赴建昌途中云。撲面風狂未禁當。廉纖小雨點平岡。山無向背隨人轉。路有高低仗馬強。樹聳鐘樓知寺近。桃開野店覺村香。不須抖擻衣塵盡。准擬歸時十斛量。又題平泉詩一首。平泉在州治之南十餘步。其泉終年不增不減。故曰平泉。旁有碑。刻平泉二字。詩云。細脈何年洩。泉名冠一州。涓涓雖自出。混混總平流。鏡任來人照。錢當飲馬投。夜闌風雨猛。疑是老龍湫。是日申刻大雨。

十一日。晴。三十里至雙廟。食。居民三五家。店壁有通州糧船圖。題一絕句云。誰將尺幅寫通州。城郭樓船眼底收。此日關心催運急。風沙千里尙巴溝。三十里至宋家莊。村廟有演劇者。三十里至建昌縣。宿於書院。規模甚宏敞。縣舊名塔子溝。縣後雙峯峭拱。中嶺回伏。烟雲繚繞。彷彿畫圖。街市修整。頗稱華富。

十二日。大風。復向北行。四十五里至王翳子店。食。四十五里至公營子。南有小山。形如覆釜。上有小塔。土人稱爲小塔子山。二十五里過會濟山。上有小白塔。是日始見喇嘛寺。五里至土里根宿。出白菜。不讓安肅。此處麥皆無冬種者。而獨白菜初秀。地寒故也。

十三日。早行。十五里渡大凌河。河發源於塔子溝諸溪。至此始大。由義州入於海。十五里至木頭城。食。商民繁庶。一大鎭也。西有金寶山。上有泰安娘娘廟。山東流寓人所建也。東山有塔甚高。三十里平房。三十里長閘兒。縣崖鑿路。下俯大凌河。上臨絕壁。壁間有碑。皆蒙古字。三十里至藍堂。三十里至朝陽縣宿。縣

舊名三座塔。以塔有三故名。今只存二座。其一於乾隆七年傾塌。市人建關帝廟補之。基阜尙存。縣南有鳳凰山。嶔崎秀削。山下有朝陽洞。縣得名以此。洞中有石臥佛。羅漢峯頂有二塔。塔下有延壽寺。寺前卽大凌河。爲一邑風水之冠。是日通判管縣事成公安來會。得詩二首。渡大凌河云。攬轡大凌河。風聲滿樹柯。天連沙磧遠。水入亂山多。苦霧蒼蒼合。流雲淦淦過。不知遷士客。鄉思竟如何。又木頭城云。萬鴉盤陣處。遙指木頭城。人雜牛羊氣。山多虎豹聲。家家番字幟。戶戶梵文旌。莫謂邊風惡。香醪異樣淸。是日理藩院差官員外郎七十五來會。又佑順寺管事大喇嘛四楞腳來獻奶茶。並送哈達。華言手巾也。以此見長官爲最敬云。是日宿關帝廟。卽古靈感寺。

十四日雨。仍駐朝陽。按口外州縣金石文。唐宋以前。多不可考。惟關帝廟內有新出土碑一座。高五尺。係元遼時所建。碑石間多剝落。而文字端楷可誦。今將全碑備錄於此。前一行書大遼興中府靈感寺釋迦佛舍利塔碑銘幷序。新授尙書都官員外郎遼西路錢帛判官張（失其名）撰。夫塔古無有也。本出於浮圖氏。自佛教東被。始有之。是謂佛廟。蓋聞不遷者性也。性動者情也。性情而能有者生也。生不可常。必至於滅。滅不可已。復轉於生。於此流轉中。能解生死之縛。而得不生不滅者。惟釋迦而已。故超然特立於羣聖之上。可謂天人師者也。然大聖既至。終顯有爲。金身示滅。當此之際。六種震動。如須彌傾拽。使諸天無所依也。嗚呼。去聖雖遠。靈跡不無。故所有舍利。爲八國以寶塔分葬之。其數凡八萬四千。爾後歷載彌久。隳廢者甚衆。人心（闕一字）恐（闕一字）墮。益復興起之。或發諸寶函。或肇以玉粒。或葺其舊制。或刱以新作。故塔廟之多。

跡於是也雖殫其筋力嘗不爲勞然竭力貨財亦不爲費至若累寶簷絡珠網接雲漢而起嘗不爲高併閆閭夷井竈有郛郭之半亦不爲廣其人心勤厚有如此者皇朝定天下以文守天下以武太平既久而人心日善故此教所以感闕字一凡民間建立佛者靡弗如意今此塔自太平九年闕一字城人梁氏之所建也氏兄弟二人長曰守廉夙植善根次曰道隣素闕一字願力自童子時已有聚沙彌懺後果志於出家既受具大通宗乘先隱於龍岫之一蘭若後爲城中人請居此寺一日於缽中忽出異光不散者久之既而乃得舍利二粒玉彩晶燦不可正視人爭傳戴之由此乃舍衣盂特興塔像復求化官長幷貴戚暨豪族之家各助以金帛車服或諸珍玩計獲數百萬錢共爲成辦之於是火其塼廣若山積募其工翕如雲合負土於堵者若蟻之累垤汲泥於簷者如燕之巢房凡一十三級通百有餘尺珠函之靈瑞以在乎其中觀夫有金撐以銳其上有廣陛以豐其下豈徒然哉我所貴踊出三界而爲解脫之場也有千歲燈以燃於內有百鍊鏡以懸於外亦豈徒然哉我所貴遍照十方而破其黑暗之獄也且鳳鳴寶鐸盡宣妙法時闕一字踐崇堵亦成無上道故一塵所霑一影所覆其利樂信不虛矣噫彼土木有穹窿而崔嵬者勿謂我小我小有可觀彼金碧有燦爛而陵隆者勿謂我儉我儉能中禮愚勿克備述徒止於此焉復嘗有光數見或有五色氣以覆之因上聞之以精誠有感故靈應必通乃敕其寺曰靈感至大安中有先師之弟子通教師賜紫沙門恩整重修以潤色之一先師者蓋愚之祖母故河南太君之伯父也塔初成曰我先人嘗欲親志之不意早沒故弗克逮言今通教師素與我先人有甥舅之愛每一見必以此事爲託師既誘

我以先人之志能弗繼之我復成師念先師之德可弗述之此者蓋早爲其肯構也故不敢讓乃強爲記云其頌曰既生必滅惟性不遷不生不滅惟佛能然金身雖往靈跡可傳舍利所至塔廟興焉在昔所建八萬四千益遠益敬至於無邊凡厥願力非小因緣有僧梁氏獲此舍利千佛共與一日自至鉢中有光玉粒者二苟非精誠格茲靈瑞乃舍衣盂願作佛事以情淨心置琉璨器藏此塔中以福萬事後有門人以增以新長令淨白不生埃塵敍我以舊託我以文乃強爲述昔吾先君後一行書云天慶六年歲次丙申八月壬戌朔甲午十三日丙闕一字建先君朝散大夫、守少府少監、甜水鹽院都監、前知東京警巡使、兼遼陽府少尹、特進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張□建塔先師講經律論沙門守奇同建塔弟講經律論通法大德賜紫沙門道鄰東平呂叉碑陰文云大元國懿州路興中州大通法寺常住上下院地產碑記云鄉曲晚進東巖樵隱安思道撰并書佛氏之道肇興西竺繼入中華綿亘往古其所由來者漸矣時或垂滅復興稍徵愈熾稽諸前史而有定論也余少時常陪緇宿輩爲方外游日相親好一接清談胸臆灑然終日忘倦尋閱經文粗知其略大抵如來示教一方使爲門利生爲本使學者嚮善背惡去彼取此而已故其化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夫如是歷生滋久其法彌彰俾世之俗咸願歸依奉香火而結靜緣崇祠宇而徼福利者多矣矧夫童髮捨身服膺是教者尤難槩舉推原其理良有以焉眷此名藍第爲壯觀襟龍岫而帶狼河接松漠而雄柳郡詢及創始罔克周知傳聞祖師琛公和尚棲息於茲有年矣元風以之而振佛日以之而明自時厥後生徒接闕一字代不乏人嗣法僧曰添曰孝琛公之雲

仍也。前後歷典寺事。殿宇堂廊。摧圮者力爲修葺。一旦添興孝竊相謂曰。僧務字闕二井字闕一條爲本。派上下院常住。地土多寡肥瘠。隨宜播種。歲計所入。粗供齋粥。尙慮陵谷遷變。迷惑畛畔。殆非貽厥後闕二字良謀也。曷若刻諸石。昭示空門。永爲張本。固不踰歟。二僧謁余以記文見屬。添俗姓胡氏。本郡人也。爲余有里閈之舊。義不能辭。謹摭其實。姑述始末云。本寺。東南北三至官巷。西至侯家安家丁家地。城西南常住莊田。東至崇福寺。西至康家李家晉家地。東西計七百六十步。南北計六百五十步。官和龍山華嚴寺。東至焦家趙家周家地。南近北去小峪口黑崖子分水嶺。北至車道峪水渠口。並道井張家地。南北計六百五十步。官祖塋北墳山。坡嶺頭。西北至分水嶺。靈感寺。東至官街。西至蕭家地。南松巖寺。東至者山。南至寺家墳。西至南沙河。南北至官道。□□寺。南至葛家峪澗底。黃字闕一寺。南至周家地。西至馬家地。洪福寺。東至東嶺。南至北至分水嶺。脫迎國寺。東南二至張家地。南北一至大官道。□□寺。南至李家地。北至河心。段石門山寺。東至石門腳。北至高本峪嶺。龍泉寺。字闕一南北至分水嶺。觀音堂。東南二至道。西至道北至堤子。東至李家地。三教院。東至道南至東嶺。西至崔家牆並道。華梨院。東至峪口。西南二至嶺北至大嶺。清修院。東至北一至大官道。東至李家地。西至道二至李家地。小渠北

今皆基址不可考。而尙可想像。存此以備典故。是日僧照鉢求詩。爲題禪堂山水畫二首云。一幅青山綠水圖。居然筆意近黃蘇。不知絕頂松根寺。可有番僧得到無。細雨勾留駐此間。禪堂心與白雲閒。與中州外朝陽洞。試問何如畫裏山。

十五日。大雨。仍駐朝陽。題朝陽洞詩一首云。怪石嶙峋下。朝陽洞共傳。門高常見日。樹密不遮天。臥佛鬚眉古。飛仙羽扇還。年深人罕到。時有磬聲圓。

十六日。晴。自朝陽縣向西行。三十里大廟子。食。四十里過青溝梁。山溪迂回。登頓頗高。溝邊有花數株。葉似水楊。柳而稍圓。花單瓣白色。土人呼爲山丁香。二十里憩牛膝河屯。五十里至林家地宿。有楊陳二學童來謁。頗嫻禮文。以上又屬建昌縣所轄。蓋各州縣所管蒙古四十九旗。以旗分不以地分。故往往犬牙相錯如此。

十七日。八里過熱水塘。相傳水可療疾。蒙古人常相率於此沐浴。是日始見蒙古包。以熟牛皮爲之。象罩之圓。用氈蒙頂。上有穴以通烟。爨前開小門出入。行則用大車以牛馬駄之。並載帳房各帶轎輿。以載家小。是曰野宿候沐者十餘家。十二里至孟哥店。食。自店轉向西行。六十里至五十家子。午食。所見蒙古多騎駱駝。五十里至漢溝宿。

十八日。五十里過老河。源出諸山泉水。東流入海。橋壞無船。人與馬亂流而渡。十里至建昌營。食。四十里過沙爾噶河。譯漢音、言河之渾也。發源自圍場內大山曲折而下。由遼陽入海。奔湍甚急。以車輪橫鎖爲

橋上加黍稭實土如浮橋然河邊卽步步屯五十里至赤峯縣舊名烏蘭哈達譯漢音言山紫之紅也其峯在縣西南紫翠峭削如霓如雲返照壁間稜角愈見是日通判管知縣事那公穆塔來會公廨潔麗修整廛市寬廣人民繁庶

十九日微雨自赤峯向西行山愈遠地愈平沃野數百里晡雨大作六十里至大碾子食沿石碑溝河行河發源於毛金壩東流歸老河入海二十里至木匠營稍憩行榆林中雨益大始聞雷二十里至公爺府宿以地有蒙古公府故名抵旅舍已漏下一刻矣

二十日晴由石碑溝沂河而行平川青草兩岸榆林羊牛遍野過蒙古喀喇親王府樓閣崔巍潭潭府居與內地無異環以蒙古民百餘家其中紅牆紺宇喇嘛寺也五十里至瓦房食雨復作寒甚聞王子方布圍逐虎得詩一首云塞上清和候寒冬十月同空山一夜雨老屋四邊風面襯貂裘黑爐添獸炭紅更聞人較獵逐虎出林中自此三十里之兩家兒四十五里至馬廠有茅屋一間旁築室三楹爲蒙古王出獵棲息之所亦不堪託足少憩大雪寒風射人得詩一首云大雪從風下邊荒四月天花開無葉樹徑穆未鋪氈氌帳人何往霜驥馬可憐沉霾何處豁見睨出雲烟四十五里至毛金壩宿是日所過溪流清淺四山多樹異花匝地啼鳥時聞但爲喀喇親王園場禁人樵採亦無內地佃民耕墾是以一百二十里並無居人而沿溪柳尙未葉桃初含蕊風氣亦異薄暮始抵毛金壩山嶺借宿山神廟樹柵爲雛狐嗥狄嘯一燈明滅寒星在戶是日始覺有行役之苦

二十一日大雪登毛金大梁在天之半懸巖大壑疊翠重巒大風吹衣白雲繞足坂作之字棧出重霄羊腸熊耳不足爲險矣其道平治因月前阿米都布魯罕初過華言活佛也有花滿山如錦如火花四瓣倩紫色木本高二三尺無葉幹似梔子不香而土人呼爲大紫香又有小白花木本葉似榆高亦二三尺一莖十二朶或十三朶每朶五出黃鬚似稻花俗呼爲螞蚱腿然皆不知究何名也乃知奇花異木不列稊舍草木狀者多矣下嶺向南行有溪出嶺下奔輪激石活活有聲亦向南流而沿溝榆柳又皆著葉相隔一嶺而天時不同如此後始有居民村落午後雪變爲雨時止時作六十里至七家兒食三十里至黃鋪營過楊樹溝三十里至章家營宿是日得詩一首毛金大嶺云曲折峯頭下濃雲撥不開却從平地看始覺自天來花滿千山雪泉奔萬壑雷非言同叱馭馬首正東回

二十二日晴四十里至十八汰十里薩喀牛駱過行宮卽皇上出哨駐蹕之所十里至黃姑屯食有巡司得署報閱會試題名錄知舍弟驥元下第會元爲錢棨吾鄉中式者四人三人係解元亦奇事也十里過驛馬兎河發源於哨下由遼東入海三十里至兩間房四十里至灤河沿午食此水下流卽灤平縣也四十里至豐寧縣舊名土城子又名四旗廳通判管縣事託公諱倫來會是日共行一百八十里

二十三日自豐寧縣署食罷順舍利塔河南行河在兩山之間曲折作之字故凡過二十餘渡午雷雨大作兼雹須臾復晴五十里至波羅腦普惠寺食寺卽華新金碧輝炫爲口外招提之第一飯罷過波羅腦梁從山半曲折而上頗爲險峻二十里至興州古宜興縣城址尚存土人云有帖木丞相紀功碑在城北

字多不可識。又有天啓年碑。晚未得訪。三十里至鞍匠屯宿。有巡司。是日得詩一首。波羅腦普惠寺云。沙際波羅腦。禪扉一徑分。僧眠半菴月。馬渡一溪雲。紅藥何人贈。清談未有羣。南山誰得雨。已覺礮車聞。

二十四日。二十里至十八盤。巡路遼繞。如蛇之蟠於山麓。三十里至三岔口食。二十里至巴克什營。合熱河大道。十里至古北口。接承德府當太守信。並寄熱河土產、花楡根小几桌各四。茶盤各八盒各二。進口拜提督常公青。十里至南天門大悲菴。有聖祖仁皇帝御題洛迦仙境四字。寺壁石刻詩數首。有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扈從經南天門大悲菴、恭瞻御詩。敬賦。翰林院編修勵廷儀詩云。岡巒綿亘塞垣邊。紺宇輝煌插碧天。仙榜祥開珠貝燦。奎章高幷日星懸。千春呵護煩神力。五夜光明照法筵。當代以來今駐輦。山靈望幸自年年。翰林院編修汪灝詩云。層門巘嶂豁南天。梵宇靈蟠御墨鮮。員嶠遙臨秦塞側。普陀飛落漢關前。河流夜急龍吟字。樹影朝翻鳳舞烟。歲歲鑾輿巡幸過。鐘聲嘹喨祝堯年。翰林院編修蔣廷錫詩云。崔嵬殿宇挾飛仙。海上磐陀在眼前。境似落迦座路字闕一。相同水月法輪圓。風高鐘磬經聲遠。露溼蛟龍御墨鮮。常看吉祥雲護衛。長明燈火盛千年。三十里。大雨復晴。過潮河至石洞宿。口內柳絮飛花。麥穗垂垂矣。

二十五日。自石匣至密雲六十里。食。七十里至順義縣。午食。五十里回通永道署。

西陲聞見錄

黎士宏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陲聞見錄

清　長汀黎士宏媿曾著

歐陽公五代史四夷傳、載自甘州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氈皮。始可行。今甘州郭外卽黑河。自甘州九驛而達酒泉。如甘之高臺。肅之鎮彝。種宜稻宜秫宜麻宜菽。春夏之交。綠樹清泉。瀠洄衢路。稻針鳧雁。阡陌成行。遠遊者不知其爲塞上。所謂載水鑿蹄事絕無之。蓋在趙宋時。自枹罕以西地爲元夏。其執筆者旣未親至其地。而傳述者又詳不詳焉。以歐公一代史才。而見聞有盡不盡。今車書萬里。而予得親至其地。且見古人之所不見焉。所謂士生三代後。未始非幸也。

甘州誌載萬歷三年修城。至南面。剗削垣牆。有小木柩五百餘具。形骸各長二尺餘。男女衣冠貴賤老少一一可數。極爲駭異。或謂爲外國焦僥之類。不應有五百柩之多。博識者又測爲前代厭鎭之術。然或削木斲石爲之。何乃骸骨儼爾。天下事理外意外。不知可者眞不知其幾。

唐書。甯寇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杜工部詩。其題曰留花門。是時回紇留兵花門。故杜詩云。花門旣須留。原野轉蕭瑟。意義甚明。而甘州誌中竟云古蹟有留花門。則不考之誤。

甘州人謂筆曰生活。謂陝以東人曰豹子。姊妹之夫曰挑擔。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

慧之子曰爪子。殊不解所謂。後讀唐書。賀知章有子。請名於上。上曰。可名爲孚。知章久乃悟。上謔之曰。以不慧。故破孚字爲爪子也。則是爪子之呼。自唐以前已有之。

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偏地皆產。不獨甘州有也。惟涼州鎮番衞瞭江石所產獨佳。瞭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夷住牧地。土人取之者。率邀結數十人。晝伏夜行。採之不數束。卽返。少留則恐番夥略也。道遠而得之艱。故獨貴。乾者大如豆。赤如珠。卽當事貴人。歲所得亦僅升合而止。余曾兩見之。眞奇種也。近甘州王生迪簡家畜一株。曾摘生者百粒見貽。大如指頂。甘香之味。沁入心脾。七載窮邊。得嘗異味。蘇子瞻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民。此固不足自慰耶。枸杞根。金光明經曰苦彌。附記此。

前明典制。甘肅一鎮。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零。又巡撫都御史楊公博區畫邊事疏內開。甘州一鎮。歲合用糧一十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石零。料八萬八千五百九十五石零。草二百八萬三千八百零。今自裁兵之議下。一歲所支糧料。曾不滿十萬。一線單微之路。番夷雜種。在在宜防。憂盛危明。恐不當以減兵爲勝筭也。

甘州木屬多柳。草之屬多馬蘭。果之屬多杏、多白檎、多楸子。白檎類蘋果而小。味亦差減。楸花如海棠。子酸。土人取其肉爲果單。糜泥澄濾。薄如油紙。南人不多識也。惟雲楸乃堪作器。非此種。洮岷諸州始有之。張臘遏。卽明初所稱三丰道人。永樂住佳甘州張指揮園最久。乃適西域。所住小庵。在城西隅。耆老云。庵中固有草鞋半具。因亂後庵焚。幷失。今其像乃新塑者。然道貌清肅。猶足令人思。西域入貢者來云。三丰

現在爲某台吉所供養。仙跡奇蹤。固非常情所測耳。

甘無魚。鱣數寸者。間有之。溪澗中無鱗者。不可食。嘆之作泥氣。且暴下。鄉堡中民有老死未經見魚者。傳一悍婦數笞其夫。他日夫偶持一魚至門。婦望見。惶恐叩頭。夫因紿之。若不更所爲。且爲厲。收若魂魄。婦自誓改過。遂爲善良。癸丑夏。予遣役鄭璜伴兒輩入都門。見市蟹。郭索滿筐。鄭役惶怖。眦睨不敢正視。繼至五涼。與客話其事。有書士李印在座曰。是水裏大蜘蛛也。那得不怕。一座鬨堂絕倒。

甘州極邊。經歲無雷。無日無風。郭定襄所謂山遠四時皆見雪。地高經歲不聞雷也。其風大者爲黃風。更大者爲黑風。黑風一起。則咫尺不辨人。空中火光如電。頗以爲異。后見施顯欽天文記云。風爲陽氣。本無形也。惟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然後知不讀書窮理。不無多見少怪耳。

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德從秦主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段氏逃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葬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超後東奔襲備德位。呼延平保孤一節。何異程嬰公孫杵臼。事不甚傳。而甘州地僻誌殘。又不見於記乘。故特表而出之。

甘州城西南隅有忠武王廟俗呼爲土主廟其封號不知所始舊碑傳爲西夏神其神羊首人面郡人事之甚謹前明定襄伯郭登鎭甘肅辨以爲丁甲之神謂丁未神號無比仁至眞君故戴羊頭冠偶讀西山海經云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則土人呼土主甚爲有據惜定襄見不及此

甘山署左爲度春堂固多隙地宜菜引水通池時其灌溉有葱有韭有芹有芥有胡荽有苜蓿有蘿蔔有枸杞有瓠有茄有赤根有紅白芍藥有莧有扁豆有萱有葵葵土人不解食閏五月初七夜與兩兒及吳人宋文玉食會堂中命奴子引燭摘而煮之流匙甘滑匕箸爲空因憶子瞻在黃州與子過種菜半畝終年飽食爲作詩曰秋來霜露滿東園薤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當時絕塞天邊干戈密如麻竹猶得父子友生燒羊油燭說閒話飽嗽菜粥侈矣哉天之相吾子也因筆記之他日亂定歸里聚首邱園閒數往事取其日月而覆按之亦可引首而一想也

言邊產曰野馬黃牛黃牛毛不堪織肉味比家羊稍淡又有石羊一種矯捷騰躍非羅者所能取多以火鎗獲之其皮細膩如絹染色久不毀爲衣襪材輕且輭非江以南麂鹿可比若葉文莊所云甘肅一帶有羹羊取其腹脂而羊復生則目所未見卽問之土人無有也比見甯波顏六息云涼州爲人牧羊者擇羊肥腯者私刺其腹流脂可半合取爲膏燭之用羊雖瘦損而無害則是隨羊皆可取又不獨羹羊矣

哈密在前朝爲衞雖爲要荒替襲皆隸兵部近今則羈縻而已其入貢有期貢之物爲玉爲馬非獨充廷

實。其意多在攜彼國之物。貨中土茶布以歸。利不貲也。康熙十二年。貢使過甘來謁。余察其一二人色似通漢語者。再三詰之。則云原係熟回。因亂後還本國。且有妻在肅。數年來一覩之。貢玉有重至六十斤者。肅川河亦產玉。人多取之爲器具。形質較玉少麤。其温潤者。亦竟亂眞。尙書三危既宅。厥貢惟球琳琅玕。孔穎達疏。以爲琅玕、石似玉者。恐卽此也。

古燉煌。卽今瓜州沙州城。去肅州九百里。玉門關在肅州西九百里。當時皆有亭障都護。是在漢時張掖酒泉皆在內地。若老杜秦州雜詩云。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又云。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觀其愁嘆若此。是其胸中不但視陽關玉門爲徼外。卽視甘肅已如絕域矣。

晉末。五凉呂光據姑藏。卽今凉州。乞伏據金城。卽今蘭州。蒙遜據張掖。卽今甘州。方圖不過二千里地。當時各自立國。俱有百職官司。且史盛稱其宮室殿亭。女謁賞賚華靡之費。且彼此交師用兵。或至十萬二十萬。又各屢月經年。其財力必不能取資中土。不識當時何所置辦。歲康熙乙卯。逆賊踞河東。河西大師進勦。兵不滿三萬。協濟之銀不至者纔七月。而官師告匱。運輸難于鬼工。借貸幾如戶索。乃古今不同如此。

乙卯平凉變起。逆據秦州。禁旅合圍者五閱月。城中糧盡。殺人而食。時吾友甯波顏六息從軍幕府。書來云。聞城中初食馬。馬盡食人。肉價八錢一盌。食人固不忍聞。而賣肉者以八錢定價。不知此輩得錢。更從何處用也。

衣帛中見火人多以爲祥今靖逆侯張公曰此不足異貂鼠被服寒夜偶拂拭之則火星數百點隨手迸發後余在甘州署與西江馬生長如各親見之數次新羊皮及新絨衣皆有之乃知又不獨貂皮爲然

乙卯蘭州之變其首逆爲馬洪吳承印先是平涼提督兵潰於甲寅冬十二月初四日殺督帥經略莫公洛於甯羌州隨返戈而西據秦州繼據平涼遊騎已抵伏羌會甯間南北路皆斷河東西一日數驚叛人意欲待蜀兵大至恐河西兵猝起乃貽撫軍及提鎮書抄其待罪疏稾云已約束兵馬靜候處分計實緩師也又適奉詔旨許其湔雪撫軍恐進師逼之亂將愈速乃止援師境外然各路之兵抵蘭者已五千餘矣正月遂陷鞏昌二月之一日守將曾文耀叛又陷臨洮撫軍遣左右營守備馬洪吳承印領兵駐防沙泥站站去蘭一百二十里文耀前撫標守備也與洪承印固密文耀叛而洪與承印遂亦陰與賊通事稍稍聞撫軍防之急時將兵在外又勢不得即撤遣左營遊擊張大選即其營撫慰洪與承印各出不遜語且刼大選歸賊大選詭計得脫然猶在沙泥站未敢遂逼蘭州馬洪者回種精悍善騎射舊隸甘肅總鎮孫公（思克）標吳承印則靖逆侯張公（勇）家奴也多計數亦便弓馬皆撫軍親所拔識置標下久屢積功至守備歲時且受撫軍裘馬金錢之賜無筭因憤撫軍不見信遂自媒貳與賊附綠二月之四日各路兵在蘭州者咸洶洶無鬬志適聞城外砲聲遂相率倡言賊兵已至東關破矣少間又曰賊已離城三里矣撫軍華公（善）臬司伊公（國）計曰即在此誰與守者徒死耳曷若西而請兵遂渡河而西時河橋久拆春冰初解男女奔潰號呼而不得渡且胥溺者若干人洪與承印於初六日始引兵赴郭外猶未敢入城繼見市里

空虛。與承印頓足曰。上官西去。帑藏一空。卽非我輩。而罪莫坐我等。我等死不能白矣。遂與一二叛將據爲城計。時河西提鎭三路之兵。俱集莊涼。會商幷進。西甯總鎭王公進寶先引數騎至安甯堡。堡去蘭州僅四十里。公欲乘賊謀未定。出奇計。潛兵渡上流破賊。諸將卒以河流洶湧。公大將勸公少留。公慷慨曰。使國祚有靈。我當得渡。如天意佑賊。我死亦分也。涕泗橫流。縛木作桟。跳身先上。諸將士不得已。隨尾從之。賊塘馬十數猝相遇。不意王公身來也。猶問西邊兵何時可至。公手起刀落。竟長驅抵城下。賊始斂兵入城。三月三日。提督張公遂揮兵內薄。以登城上矢石如雨。不克上。我兵隨移營龍尾山。可俯瞰城中。賊故示閒暇。日奏鼓吹。擁蓋巡城。傳呼之聲達城外。又令數婦人豔妝侍左右。彈琵琶送酒。時令一二無賴。踞坐城口。慢罵。憤怒我師。將軍與諸將計曰。急攻之。且傷士卒之半。莫若先剪其援兵之路。若不過自守。遊魂耳。何能爲。乃合兵環圍之。而別出奇計。商王公潛兵取臨洮。適孫公亦自蘆塘渡河取靖遠。而洪與承印固守益堅。城中糧料具盡。取新木屑其桃和兩庫官茶以飼馬。斗米至十餘金。盡斧城中公廨以爲薪。爨城中飢民有欲翻城應者。洪稽察嚴密。卒不得出。洪又有心腹數人。每夜泅黃河而渡。從間道走平涼請救。六七往返。平涼漫應之曰。且固守。援兵不日卽發矣。平涼實自救不暇。無能遣一卒也。至閏五月二十七日。我師復秦州。提督張公逼鞏昌。賊亦聞風輸款。洪與承印力竭。乃以六月二十七日舉城降。七月初一日。馬洪自恐罪大。不能匄生。單騎出城。謀遁去。麾兵追八十里。至柳林溝及之。洪馬蹶。乃下馬持刀坐。語追兵曰。來來。吾死命。若等何苦相迫。每前輒傷一人。追兵皆遙立百步外叢射之。乃死。斬其首以報。

數其屍中七十六箭。初三日承印見洪死。亦先殺其妻子。自刎死。計自二月之三日圍城起。至六月二十九日降。連閏計一百七十有六日。是役也。一徧裨小卒耳。倡亂據守。逾彌六月。非諸將帥之力。先剪其援師。計窮自縛行閒。將士勞勩不必言。而河西千里供輸之苦。亦息肩何期哉。洪與承印負恩助叛。雖皈命或少可緩。須臾死。而卒以疑畏自戮其身。逆亂小人。亦足以爲鑑矣。

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詩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月支卽今甘肅地。雨鎭志載。幷無所謂戎王子者。而土人亦不曉其名。杜註云。戎王子卽獨活。然獨活亦此地不產。或云本草曰華子卽獨活。一名戎王使者。然杜詩云。神農竟不知。而今謂本草云云。豈不當面蛇足。古人詩文有不必穿鑿求解者類是。

蘭州渡河以西。人重氣尙武。起戎衣。服金紫者。比屋皆是。故每科鄉試于甘肅時。設聿字號。甯夏設丁字號。榜各中式一人。陰寓右文意。士夫溫文廉靜。不喜聲華。至于挽強弓。騎鞾音產馬。三尺童子生而習之。然實質朴有古風。官長稍能自愛。數十年後猶樂稱其姓字。凡官長車騎所過。百姓聞呵殿聲。卽曲室委巷。必起立垂手。俟過盡乃敢安坐。否則父老羣相譙讓。此內地所絕無者。質成於公庭。一語折角。率俯首受杖。退無後言。倘非心所厭服。挺身直視。不難飲忿捐生。蓋易靜亦易動之國也。大率仕宦其地者。旣不耐寒苦。僥倖遷延歲月。考滿得除善地去。而撫綏大吏。又以邊庭寥闊。襲承平久。不復多所規畫。數千里用武之鄉。處一線華夷之界。邱瘠民窮。百無可恃。雖聖人在上。荒服咸賓。當事者不可不爲先事之計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灤京雜詠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林東塘）